



毓英毓秀

黄良

清代光绪十七年(1891),金井溪畔,一塾灯火悄然点亮。毓英义塾自荒烟蔓草中起身,自此,晋江最古老的书声,便在海风与乡愁之间,一唱便是135年。

岁月如潮,起落无声,唯有文脉如溪,蜿蜒不绝。从慕仁女塾的星火,到南洋侨子的归帆,再到排球场上跃动的身影,毓英早已不只是一所学校,而是一段侨乡的记忆,一缕闽南的风骨,一曲跨越百年的教育长歌。

100多年前的闽南,礼教如锁,女子深居闺门,求知无路。1897年,慕仁女塾继毓英学校而起,于世俗成见中辟出一方书桌。几间陋室,一灯如豆,却照见无数女子的命运与前程。她们挣脱束缚,执笔为文,以文字立身,以诗书明心。“勤朴诚毅”四字,不只是校训,更是她们在时代重压下,倔强生长的宣言。那琅琅书声,是闽南女子最早的觉醒,是风雨如晦里,不肯熄灭的文明微光。微光虽弱,终成星河,从此,独立、自强、坚韧,便深深扎进毓英的血脉。

毓英之魂,一半在书声,一半在海风。晋江临海,地少人稠,一代代子弟背井离乡,乘舟南下,远赴南洋。毓英学子们,带着故土的叮咛与学堂的教养,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。码头风霜,市井奔波,工坊苦作,岁月磨不去的,是刻在骨血里的“勤朴诚毅”。漂泊越远,乡愁越重;打拼越难,初心越坚。他们在海外立业,却始终把根留在金井,把情系于母校。那一份赤子之心,不因山海阻隔而淡,不因岁月流转而浅,反在时光淬炼中,愈加深沉滚烫。

侨者归来,不只是为了衣锦还乡,更为薪火相传。他们省吃俭用,捐资建校,添桌置椅,修楼筑舍,设立奖助,扶掖后学。一砖一瓦,皆是深情;一捐一助,全是初心。毓英的校园,因此在风雨中一次次挺立;毓英的文脉,因此在岁月里一代代延续。这不是简单的兴学,而是侨乡精神的回流——是漂泊者对故土的反哺,是奋斗者对后来者的托举,是一群人用一生,守护另一群人的读书梦。

时光行至当代,慕仁女塾的风骨、南洋侨子的坚韧,又在排球场上,化作另一种动人的姿态。

毓英女排,并非只是一支球队,而是百年精神的新生。训练场上的汗水,赛场上的奔跑,跃起、扣杀、防守、救球,每一个动作,都藏着不服输的倔强。她们继承了百年前女子自强的勇气,延续了侨胞闯荡四海的韧劲。赛场之上,不问输赢,只问拼搏;遇强不怯,遇挫不馁。十连冠的荣光,省级赛场的披金戴银,不过是岁月给坚持者的勋章。更珍贵的是,她们把体育精神融进成长,把风骨与气度写进青春,让“勤朴诚毅”,在新时代有了最鲜活、最热烈的模样。

135年,毓英从乡间小塾,长成一方学府。万千青年学生从这里出发,漂洋过海走向世界。校园几经更迭,不变的是那一缕文脉;有女子教育的启蒙之光,有侨胞游子的赤子之心,有体育竞技的昂扬之魂。三者相融,便成了毓英独有的气质——既有书香的温润,又有海风的开阔,更有百折不挠的刚健。

它不张扬,不喧嚣,如金井溪的水,静静流淌;如闽南古厝,沉稳而立。

135年岁月,不过历史一瞬;薪火相传,却是文明长河。灯火依旧,书声依旧,海风依旧。慕仁女塾的微光,南洋归帆的深情,女排场上的呐喊,早已交织成毓英最深沉的底色。

站在新的时光渡口,毓英依旧守着最初的使命:以文化人,以美育人,以精神传人。勤朴为本,诚毅为骨,书香为魂,侨情为脉。百年风雨,洗尽铅华,唯有那一份跨越山海的情怀、穿越时光的风骨,在闽南大地上,生生不息,历久弥新。

物语



栀子花开

黄旭升

园不在奢,有香则馨;院不在广,有花则灵。斯是小院,名曰“飘香”。受《陋室铭》“惟吾德馨”之启,以香花为底,开启植物美学之研,而栀子花,便是这园子里的不二之选。

小院一隅,栀子占尽风光。大叶栀子株型丰茂,叶片浓绿如墨,层层叠叠,衬得那洁白的花苞愈发莹润。未开时,花苞紧裹,似藏着一个夏天的心事;待风暖日长,便次第舒展,六瓣素白,如凝脂,似霜雪,苏东坡曾言“羞卜,栀子花也,与雪花皆六出”,恰是这般清绝。风过处,香气漫溢,不似牡丹之浓烈,不似茉莉之甜腻,是清冽中带着温润,悠远里藏着醇厚,丝丝缕缕,漫过院墙,醉了时光。

作为语文教师,总爱于花香中寻几分诗意。耳畔常萦绕何炅《栀子花开》的旋律,“栀子花开,如此可爱,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……”,歌声清浅,与花香相融,便觉这花不仅是草木,更是青春与温柔的注脚。于是,在大叶栀子的烂漫之外,又寻求小叶栀子。它株型小巧,花叶纤细,却更具风骨——不仅可赏,更可入药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其列为中品,言其“主五内邪气,胃中热气”,《本草纲目》亦载其“泻三焦火,清胃脘血”。这小小的白花,性寒味苦,归心肺三焦经,能清肺止咳、凉血止血,是夏日里清热降火的良药。赏其形,品其香,知其性,于草木间悟中医之理,于耕耘中得生活之趣,这便是小院赋予我的别样修行。

每至花期,便是小院最动人的时刻。大叶栀子一树银白,繁花满枝,远远望去,如覆薄雪;小叶栀子星星点点,缀于绿叶间,清雅别致。晨露珠悬花瓣,晶莹剔透,风一吹,便滚落下来,沾湿衣角,也沾湿了满心欢喜。午后,静坐花下,捧一卷书,茶香与花香交织,尘世的喧嚣便都隔在了院外。偶有蝴蝶绕花翩跹,嗡嗡声里,是生命的鲜活与热闹。暮色降临,花香愈发浓郁,伴着晚风,漫入窗棂,入梦皆是清甜。

刘禹锡居陋室,以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自得;我守农家小院,以栀子花开,满园飘香为乐。这一方小小的天地,没有亭台楼阁的精致,却有草木生长的生机;没有车马喧嚣的繁华,却有花香盈袖的安然。栀子花开,开的是草木的芳华,更是内心的澄澈与从容。这飘香小院,因栀子而美,因热爱而暖,它以洁白守初心,以芬芳润岁月,正如《陋室铭》所言,“何陋之有”?岁岁花开,岁岁心安。



拥抱围头湾 陈金展 摄

忆旧



永远的读书情

陈裕

这辈子,我注定与读书有不解之缘。母亲告诉我,抓周时,我对放在眼前的书格外感兴趣,对玩具和好吃的东西视而不见。童年时,家里一本泛黄的《安徒生童话》快被我翻烂了。那上边的插图我百看不厌。我和书中的故事一起嬉笑怒骂,小小年纪的我,已被这本童话彻底征服。记得第一次读到《海的女儿》时,小人鱼化作泡沫的结局让我十分伤感。我气得把书摔在地上。母亲见我发了脾气,问明缘由,劝导我。她说,这世上有快乐就有悲伤,有好人就有坏人,遇到困难得学会坚强。你现在年纪小,长大后就会明白了。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。

不过,那本童话的书页间,藏着糖果色的梦,让我在星星闪烁的夜晚,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奇幻岛屿——那里有会说话的动物,有善良的仙女,有永远打不败的英雄。正如席慕容所言:“爱,原来是没有名字的,在相遇之前等待的,就是它的名字。”那时,我对这本书的喜爱,便是我童年里那份无声的守候,这本书里温

味道



那些半透明的薄饼,像晾在风里的素绢,透着朦胧的光。灶台边早已摆开一排缤纷鲜香配菜:橙红鲜亮的胡萝卜、玉白脆生的豆芽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还有那方正厚实的豆干。

如果是吃家,一定猜出了这道菜就是春卷。福建人都懂这一口吧,拿出一张薄如纸的饼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,一口咬下去,鲜香四溢,满满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
福建的春卷各家各味,每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秘方,而且各地区叫法也不一样,薄饼、润饼,说的也是它。闽南地区讲究尊贵,用薄如蝉翼的春卷皮裹“三丝”,还要加一些米粉海鲜之类。福州的春卷却憨实得多,卷的是整片春天。古今中外,我只认可林兰痴先生笔下的春卷:调羹烙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。而我家传的春卷搭配比较简单,就一个豆芽炒五花肉即可,韭菜的季节最好再搭配点韭菜,味道更绝,虽然是简易版,但是吃着可不简单。

趣事



汛期马上开始了。从河南到闽南16年,每年都要经历台风风雨的侵袭。台风带来的危害令人防不胜防,但其中也有令人难忘的小“惊喜”。就像2012年的热带风暴“卡努”,我是因祸得福,台风“吹”过,却意外得到了一条大鲨鱼。

早上晨练是我40年来养成的习惯。16年前来到福建晋江后,所在单位距离海滩不足800米。金黄、平坦、细碎的海滩,清澈的海浪,幽静的环境,变幻莫测的海上日出,更成了我每天跑步、打太极拳的理想场地。没有特殊情况,我是雷打不动地到海滩上打卡锻炼。

2012年7月20日早上5点,太阳还没升起,我像平日那样独自到海滩上跑

步、做操、打拳。前一天刚刚经历过台风“卡努”的骚扰,此刻风平浪静,退潮后的海水把海滩梳理得非常平坦、润湿。海浪温顺地舔舐着海滩,数百米长的海滩上仅我一个人独享。跑到南面的礁石海边,我突然发现在水洼里有一条近一米长、大方头、灰黑色的海鱼。赶快捞起来,仔细观看,头部有一些伤痕,还残留着血迹。这种大鱼我从没见过,估计是昨天的台风把它推到近海,半夜砸在礁石上才昏死过去的。以往退潮时,我也能在海滩上捡到一些贝壳、小带鱼、螃蟹等,却从没遇到这么大的鱼。提在手里沉甸甸的,估计有十多斤重,我也顾不上再练太极,两只手轮流提着这条大海

鱼往回走。

回到单位,同事们都惊喜地围过来细瞧,还纷纷与大鱼摆拍留影。我拿到食堂,上秤:哇!19斤多。询问本地的同事,又上网查询,才知道这种海鱼学名叫“麒麟”,是一种深海鱼。适合做美味的鱼汤和鱼丸。中午,食堂大厨把鱼收拾干净,精心制作了一锅鱼汤,大家品尝后都称赞鲜美可口。

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,而我在工作之余,在经历了一场台风后,却在近在咫尺的世界如何变化,总有一些味道,一些仪式,是刻在骨子里的,是无论走多远,都让我魂牵梦萦的归途。

台风“吹”来一条鱼

周国利

步、做操、打拳。前一天刚刚经历过台风“卡努”的骚扰,此刻风平浪静,退潮后的海水把海滩梳理得非常平坦、润湿。海浪温顺地舔舐着海滩,数百米长的海滩上仅我一个人独享。跑到南面的礁石海边,我突然发现在水洼里有一条近一米长、大方头、灰黑色的海鱼。赶快捞起来,仔细观看,头部有一些伤痕,还残留着血迹。这种大鱼我从没见过,估计是昨天的台风把它推到近海,半夜砸在礁石上才昏死过去的。以往退潮时,我也能在海滩上捡到一些贝壳、小带鱼、螃蟹等,却从没遇到这么大的鱼。提在手里沉甸甸的,估计有十多斤重,我也顾不上再练太极,两只手轮流提着这条大海

鱼往回走。

回到单位,同事们都惊喜地围过来细瞧,还纷纷与大鱼摆拍留影。我拿到食堂,上秤:哇!19斤多。询问本地的同事,又上网查询,才知道这种海鱼学名叫“麒麟”,是一种深海鱼。适合做美味的鱼汤和鱼丸。中午,食堂大厨把鱼收拾干净,精心制作了一锅鱼汤,大家品尝后都称赞鲜美可口。

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,而我在工作之余,在经历了一场台风后,却在近在咫尺的世界如何变化,总有一些味道,一些仪式,是刻在骨子里的,是无论走多远,都让我魂牵梦萦的归途。

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,而我在工作之余,在经历了一场台风后,却在近在咫尺的世界如何变化,总有一些味道,一些仪式,是刻在骨子里的,是无论走多远,都让我魂牵梦萦的归途。

天有些疲惫的感觉。有时,因为一件小事,就和妻大吵起来,我也没有心情去读书了。

有一天,桌面上,放着翻开的一本书,我拿起来看到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我注意到折叠的印迹,还有批注,是妻为了引起我的注意。我轻轻阅读着梭罗的文字,那静美的观感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守了。我忽然明白,虽然外界的施压有点大,但我却没有真正领悟到淡泊人生的意义。

后来,我又读到余华的《活着》,对生命的理解上了一个层次。书中,福贵历经沧桑却依然拥有“活着”的力量,让我在面面对挫折时多了一份坦然,懂得生命的韧性远超想象。

从牙牙学语到步履匆匆,从青涩懵懂到沉稳内敛,书页间的墨香早已融入我的呼吸,成为我生命里最坚实的陪伴。我的苦闷、烦躁在读书时,都会烟消云散,那里一字一句所蕴含的意境透彻着我的情绪,让我怡然走过人生时光。

行走

李少许

跨过一山又一山,层层叠叠的红绸曳在佛耳山上。这座海拔1535.5米的山峰,在春风吹拂中舒展。红灿灿的杜鹃花,染红遍整个山岗。在清明节踏青,寻春,更追古思今,紧随着开先县令詹敦仁的足迹,打开其传说中的归隐之地佛天山(后改名为佛耳山)的秘密。我们带着春意盎然,走近他,也走进了远古时期詹县令的心灵深处。

时光追溯回公元957年,也是一个春花浪漫的季节,詹县令辞官携家眷返回传说中归隐新筑之地——佛天山。他驾上心爱的赤马,背着盛满,远离清溪县(今安溪县),一路向西北方行进。一路上也是杜鹃花红遍山岗,映着春日的艳阳,分外美丽。顾不上喝几口水,马蹄声已响彻大地,回响在清溪县的西北部,一个古名为崇信里(今祥华)的地方。风和日丽,春光尽收眼底。詹县令快马加鞭,终于在一个春日晚上来到了他精心安排的归隐之地佛天山。詹县令跨下马,叹了一口气,呼出一口清新的空气,望着连绵起伏的佛天山,对着苍天大地,立下淡泊、清隐的决心。詹县令的誓言在佛天山上种下,生根发芽。至此,佛天山下云烟袅袅,雾气升腾,多了股灵气。俗话说得好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从此,佛天山盛名于天下,在这隐蔽幽雅之地,多了位非凡人杰,取号为清隐先生,甚至为清隐堂。

今日,清溪县已越过一代又一代,历史的更迭,不断繁衍变化,由原来的清溪县变成了今天幅员辽阔的小城,改名为安溪。今在安溪的西北部,阡陌而来,踏迹前行,来到了传说中开先县令詹敦仁的归隐之地,深入其中,寻找足迹。佛耳山下,杜鹃花依然芳华,小溪流仍旧流淌着甘甜,吹着古今人共沐的春风,却不见古人的旧影。佛耳山下只剩几片碎瓦,饮马槽也已陈旧,青苔斑驳。曾经传统的归隐之地今已空荡荡,物非人非。走在通往佛耳山的道路旁,拾起一片瓦砾,细致端详,似乎想揪出别样的思绪,寻找曾经詹县令的蛛丝马迹。我质问脚下的土地:可否找到清隐先生曾经的痕迹?春风呼啸而过,乱了脚下的草痕,它不停地回应:不曾见到他,不曾见到他。可山谷的回响,在心里萦绕,他曾来过这里。

带着几缕寻找的愁思,独自徘徊于佛耳山下,远离文友的欢声笑语。望着被人们敬仰、顶礼膜拜的旧石墩,那里或许曾是古时清隐堂的残迹,我似乎看到了它的模样:一座青石绿瓦的简陋屋舍,在佛耳山下若隐若现。那匹跟随詹县令多年的赤马,拴在屋舍外,正悠闲地畅饮着马槽里的水。詹县令立在佛耳山下,与朋友们清闲相伴,饮酒作诗,心境豁达无比。在云雾缭绕里,他摸了摸嘴上的胡须,望着山谷沉思。继而山谷又传来他的豪言:我不曾离去,我不曾离去。杜鹃花红灿灿地再次铺满佛耳山,清明节气里的愁思、怀想,化作此时的追忆,詹县令早已远去,但他的足迹早已刻在人们的心里。

今朝,第四届祥华佛耳山杜鹃花节举办。怀着开先县令詹敦仁的丰功伟绩,而他的晚年或曾归隐于此,似乎体会到他淡泊、自达的心境。迈着闲适的脚步,我在佛耳山下,对着石墩佛像祷告,祈求詹县令在天有灵,佑国泰安民安,风调雨顺,祥华永远富饶美丽!

岁月带走詹县令远去的背影,我们的车子却缓缓驶出佛耳山,驶出祥华,朝着一个今叫安溪的方向前行,身旁的杜鹃花依旧含笑地开放,欢送我们离开它。当车子驶上安溪方向的高速公路时,我不禁感慨:何日再来?还会再来,当杜鹃花再次盛开时,我定会在梦里收到清隐先生的邀约,再到佛耳山下,与您共叙人间的繁华盛景,共见杜鹃花里的佛耳山清。

四月

四月的风,裹着海盐的清润与草木的甜香,漫过西滨农场的海岸线,将这片依海而生的土地晕染成一幅海与田相依、绿与美相融的春日长卷。曾经荒芜的海滩,历经半个多世纪深耕改造与精心雕琢,蜕变成沃野千里的海上粮仓,更是一部一景、满眼皆绿的滨海田园。

四月的西滨,因这份生机与秀美,多了独特的温柔与厚重。丙午仲春,我重访西滨,故地重游,耳目一新。那年四月,我不满二十岁,身着绿军装,与一群战友奔赴晋江西滨投身围海造田。彼时的四月,海风远没有如今这般温柔,海水是齁咸的,带着深海的凉意,浸透单薄的军装。在这片荒滩上,肩扛似小船一般的拖把,借水推土,移土填洼,一身水一身泥,脸颊被海风吹得粗糙,双手被工具磨出厚茧,却没有一人叫苦退缩,将一片汪洋盐碱地雕琢成平整的美丽田园。一丘丘平缓方格式的稻田在海边铺展开来,心中的成就感胜过所有疲惫。

四月的风,伴我信步走进西滨深处,连片的良田成为最亮眼的“粮仓”底色;清水灌满稻田,稻秧泛着鲜亮的绿光,微风拂过,稻苗轻轻晃动,漾起层层绿波,分不清是田在海边,还是海绕田边。大道旁耐盐碱的油菜正值盛花期,金黄花穗热烈奔放,蜜蜂、蝴蝶翩跹起舞,为春日的西滨田野增添了无限生机。成片的蚕豆枝繁叶茂,豆类悄悄挂在枝间,饱满圆润;嫩绿的菠菜、油麦菜长势喜人,叶片肥厚鲜嫩,在田间铺成一块块绿毯;特色瓜果苗顺着田垄攀爬,孕育着夏日的甘甜。现代化的喷灌设备在每一块田地伫立,水珠滋养着每一株作物。农垦员工在田间细心管护,农机偶尔驶过,轻鸣的声响打破田野的静谧。这片原本生长荒草的海滩,如今已是五谷丰茂,蔬果飘香,实实在在成了藏满希望的海上粮仓。



抒怀

四月的西滨

邹善水

四月的风,裹着海盐的清润与草木的甜香,漫过西滨农场的海岸线,将这片依海而生的土地晕染成一幅海与田相依、绿与美相融的春日长卷。曾经荒芜的海滩,历经半个多世纪深耕改造与精心雕琢,蜕变成沃野千里的海上粮仓,更是一部一景、满眼皆绿的滨海田园。

四月的西滨,因这份生机与秀美,多了独特的温柔与厚重。丙午仲春,我重访西滨,故地重游,耳目一新。

那年四月,我不满二十岁,身着绿军装,与一群战友奔赴晋江西滨投身围海造田。彼时的四月,海风远没有如今这般温柔,海水是齁咸的,带着深海的凉意,浸透单薄的军装。在这片荒滩上,肩扛似小船一般的拖把,借水推土,移土填洼,一身水一身泥,脸颊被海风吹得粗糙,双手被工具磨出厚茧,却没有一人叫苦退缩,将一片汪洋盐碱地雕琢成平整的美丽田园。一丘丘平缓方格式的稻田在海边铺展开来,心中的成就感胜过所有疲惫。

四月的风,伴我信步走进西滨深处,连片的良田成为最亮眼的“粮仓”底色;清水灌满稻田,稻秧泛着鲜亮的绿光,微风拂过,稻苗轻轻晃动,漾起层层绿波,分不清是田在海边,还是海绕田边。大道旁耐盐碱的油菜正值盛花期,金黄花穗热烈奔放,蜜蜂、蝴蝶翩跹起舞,为春日的西滨田野增添了无限生机。成片的蚕豆枝繁叶茂,豆类悄悄挂在枝间,饱满圆润;嫩绿的菠菜、油麦菜长势喜人,叶片肥厚鲜嫩,在田间铺成一块块绿毯;特色瓜果苗顺着田垄攀爬,孕育着夏日的甘甜。现代化的喷灌设备在每一块田地伫立,水珠滋养着每一株作物。农垦员工在田间细心管护,农机偶尔驶过,轻鸣的声响打破田野的静谧。这片原本生长荒草的海滩,如今已是五谷丰茂,蔬果飘香,实实在在成了藏满希望的海上粮仓。

四月的西滨,海天的蓝,大麻黄的绿,青菜的艳,海滩田的沃,在西滨农场完美交融。远处,海浪轻轻拍打着堤岸,波光粼粼;近处,绿树繁花环绕,田垄连绵如画。海滨农舍错落分布在田野与海岸之间,白墙黛瓦与绿意花海相映,休闲公园草木葱茏,成为农垦员工们茶余饭后休息的好去处,海风、绿意、良田、人家,构成了西滨农场独有的田园牧歌。

漫步在西滨,满眼映入春日盛景与丰收希望。农垦人干净整洁的笑容,农机穿梭在田垄间。曾经荒芜的海滩,如今既是风景绝美的海滨胜地,更是物产丰饶的粮仓;四月的风里,既有大海的温柔,更有泥土的芬芳与丰收的希望。西滨人完成了从“靠海吃海”到“耕海种粮”的华丽转身。

四月的西滨,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海滩之变、生态之变、产业之变、生活之变;海岸的绿化美化,让大海多了温柔的绿意;连片的良田作物,让海滩有了粮仓的厚重,风里有海的气息,也有稻谷的芬芳;这片春日里的滨海沃野,正以最美丽的姿态,书写着生态美、产业兴、百姓富的崭新篇章。

行走



李少许

跨过一山又一山,层层叠叠的红绸曳在佛耳山上。这座海拔1535.5米的山峰,在春风吹拂中舒展。红灿灿的杜鹃花,染红遍整个山岗。在清明节踏青,寻春,更追古思今,紧随着开先县令詹敦仁的足迹,打开其传说中的归隐之地佛天山(后改名为佛耳山)的秘密。我们带着春意盎然,走近他,也走进了远古时期詹县令的心灵深处。

时光追溯回公元957年,也是一个春花浪漫的季节,詹县令辞官携家眷返回传说中归隐新筑之地——佛天山。他驾上心爱的赤马,背着盛满,远离清溪县(今安溪县),一路向西北方行进。一路上也是杜鹃花红遍山岗,映着春日的艳阳,分外美丽。顾不上喝几口水,马蹄声已响彻大地,回响在清溪县的西北部,一个古名为崇信里(今祥华)的地方。风和日丽,春光尽收眼底。詹县令快马加鞭,终于在一个春日晚上来到了他精心安排的归隐之地佛天山。詹县令跨下马,叹了一口气,呼出一口清新的空气,望着连绵起伏的佛天山,对着苍天大地,立下淡泊、清隐的决心。詹县令的誓言在佛天山上种下,生根发芽。至此,佛天山下云烟袅袅,雾气升腾,多了股灵气。俗话说得好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从此,佛天山盛名于天下,在这隐蔽幽雅之地,多了位非凡人杰,取号为清隐先生,甚至为清隐堂。

今日,清溪县已越过一代又一代,历史的更迭,不断繁衍变化,由原来的清溪县变成了今天幅员辽阔的小城,改名为安溪。今在安溪的西北部,阡陌而来,踏迹前行,来到了传说中开先县令詹敦仁的归隐之地,深入其中,寻找足迹。佛耳山下,杜鹃花依然芳华,小溪流仍旧流淌着甘甜,吹着古今人共沐的春风,却不见古人的旧影。佛耳山下只剩几片碎瓦,饮马槽也已陈旧,青苔斑驳。曾经传统的归隐之地今已空荡荡,物非人非。走在通往佛耳山的道路旁,拾起一片瓦砾,细致端详,似乎想揪出别样的思绪,寻找曾经詹县令的蛛丝马迹。我质问脚下的土地:可否找到清隐先生曾经的痕迹?春风呼啸而过,乱了脚下的草痕,它不停地回应:不曾见到他,不曾见到他。可山谷的回响,在心里萦绕,他曾来过这里。

带着几缕寻找的愁思,独自徘徊于佛耳山下,远离文友的欢声笑语。望着被人们敬仰、顶礼膜拜的旧石墩,那里或许曾是古时清隐堂的残迹,我似乎看到了它的模样:一座青石绿瓦的简陋屋舍,在佛耳山下若隐若现。那匹跟随詹县令多年的赤马,拴在屋舍外,正悠闲地畅饮着马槽里的水。詹县令立在佛耳山下,与朋友们清闲相伴,饮酒作诗,心境豁达无比。在云雾缭绕里,他摸了摸嘴上的胡须,望着山谷沉思。继而山谷又传来他的豪言:我不曾离去,我不曾离去。杜鹃花红灿灿地再次铺满佛耳山,清明节气里的愁思、怀想,化作此时的追忆,詹县令早已远去,但他的足迹早已刻在人们的心里。

今朝,第四届祥华佛耳山杜鹃花节举办。怀着开先县令詹敦仁的丰功伟绩,而他的晚年或曾归隐于此,似乎体会到他淡泊、自达的心境。迈着闲适的脚步,我在佛耳山下,对着石墩佛像祷告,祈求詹县令在天有灵,佑国泰安民安,风调雨顺,祥华永远富饶美丽!

岁月带走詹县令远去的背影,我们的车子却缓缓驶出佛耳山,驶出祥华,朝着一个今叫安溪的方向前行,身旁的杜鹃花依旧含笑地开放,欢送我们离开它。当车子驶上安溪方向的高速公路时,我不禁感慨:何日再来?还会再来,当杜鹃花再次盛开时,我定会在梦里收到清隐先生的邀约,再到佛耳山下,与您共叙人间的繁华盛景,共见杜鹃花里的佛耳山清。